

古籍整理自選集

喬衍琯著

瓜株

服玩甚華顯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靡率蘭臺令
史竝三口云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觀蓬首緩帶風
良清嚴自重跡屏氣莫敢欺犯使微之字景猷
潁川鄆陵人也自中丞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官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觀自鄆州行真
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
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
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觀其乏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
辦有路糧三郎至彼米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
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
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求光
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
復出為尋陽王丁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
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觀為太子詹事遣故佐
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顗行會稽郡事
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
至說顗以廢帝修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

清株

服玩甚華顯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靡率蘭臺令
史竝三口云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觀蓬首緩帶風
良清嚴自重跡屏氣莫敢欺犯使微之字景猷
潁川鄆陵人也自中丞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官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觀自鄆州行真
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
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
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觀其乏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
辦有路糧三郎至彼米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
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
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求光
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
復出為尋陽王丁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
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觀為太子詹事遣故佐
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顗行會稽郡事
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
至說顗以廢帝修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

集成
資訊
資與
書史
圖書
文庫
出版
社印
行

古籍整理自選集

喬衍琯 著

圖書與資訊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籍整理自選集 / 喬衍琯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史哲, 民 88
面 : 公分. -- (圖書與資訊集成 ; 26)
ISBN 957-549-200-5(平裝)

1. 目錄學 - 論文, 講詞等 2. 圖書學 - 論文, 講詞等

010.7

88004456

圖書與資訊集成 ②6

古籍整理自選集

著 者：喬 衍 琯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二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200-5

緒言

民國三十七年秋，校刊選載了一篇我的稿子，這是我的文字首次用鉛字印出來。五十年了，校刊早已散失，內容也早忘光了。次年初隨父避秦來臺，秋天考入臺灣師院（師大前身）國文系，四十二年結業，在宜寧中學、臺南高工任教兩年半，中間又受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都無善可記。

四十六年春考入師大國文所目錄組，實在就是圖書館所，是與中央圖書館合辦的，同時在館實習。四十九年春畢業，即留館服務。（今年三月，政治大學國文系簡介，誤以我是師大博士，高抬了我。）其間治學方法的學科報告是〈敦煌本史記殘卷跋〉，選載〈研究所集刊〉第二期。此後七七八八寫了一些，五十二年九月有〈跋宋監本周易正義〉，這是選入本書裡寫得最早的一篇。七十七年間，張錦郎兄不怕煩瑣，編了我的〈著述年表〉，大大小小，倒也約百五十篇。還有些漏網之魚。

彭正雄兄久已慫恿我分類整理，交他印行，纏他不過。張錦郎兄也多方輔助，便有了這本書。

選好後再定書名，和內容不甚相符合，爲了趕時髦，也就懶得改了。所選都是曾發表過的，再印一次，多浪費一次紙墨，真是造業。有些篇在發表時署名「張義德」，這是我用母姓取的別名（不是

筆名)。各篇間有些重複，尤其是考進師大國文所一事多篇都提到，校對時頗嫌煩厭，但已排出來便也懶得刪了。有的內容已經陳舊，有的注上新的情況，又有的又一仍舊觀。文字上文言、白話兼有。甚至同一篇也文白夾雜，足見文字上很欠工夫。平時看些已發表的文字，常順手修訂一番。而抽印本多，隨看隨丟，到需要已改過的稿子時，又不湊手。前年八月退休，十月便擰了一大交，左額縫了一針，住了一個多星期醫院，昏迷了十多個小時。記憶力和精力大受損傷，至今去復「原」仍有一段差距，所以多沒怎麼改動。

編校時適逢母難日，先慈和我都體弱多病，所以撫育我特別辛勤。然為暴政殺害時，僅五十出頭，而我則遠適異鄉，非但無從送終，連噩耗也在三十多年後才得知。「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而我的罪過更深得多多。

民國八十七年，歲次戊寅夏至 喬衍琯 謹識

古籍整理自選集 目錄

緒 言.....	一
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	一
跋宋監本周易正義——兼論阮元十三經校勘記.....	一五
論經韻樓本說文段注.....	二一
郡齋讀書志中之小序.....	二九
陳振孫對圖書分類的見解.....	四七
輯佚漫談.....	五七
乾嘉時代的舊書價格及其買賣——讀堯圃藏書題識札記.....	七五
書目答問概述.....	九一
明代史籍彙考評介.....	一一五
論書名項和著者項在書目裡的地位.....	一二七

覆刻本的鑑定與利用·····	一四五
書目季刊發行二十年賀辭·····	一六五
從書目叢編談起·····	一六九
續通鑑長編目錄芻議·····	一七九
中文參考用書指引序·····	一九一
古籍工具書之編印在臺灣·····	一九九
書評漫談·····	二二三
辭海、名揚大辭典的比較·····	二二三
培育板本鑑定人才·····	二三九
政治大學設圖書館系芻議·····	二四三
柳翼謀先生傳略·····	二五三
論語臆解度人金針·····	二九一
方豪六十自定稿讀後·····	三〇七
執簡御繁·····	三二三
十五年圖書館員生涯·····	三一九

補白

從速整理並印行古籍·····	二八
書刊——往大陸探親的最佳禮物·····	五六
「民眾」也非「門」不可嗎——大眾們傳播的買辦、西鬼心態·····	一二六
記影印描潤始末（節自百納本二十四史樣本）·····	一六四
張元濟·····	
國文天地創刊賀辭·····	二三八
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廈啓用獻詞·····	二五二

經義考及補正、校記綜合引得敘例

一、緒言

我知道經書，約在民國二十九年，那時住在雲臺山下的新縣村，先飽經日寇的濫炸，接著爲其侵佔。村裡小學雖已上課，然不甘心受奴化教育的人家，把子弟送入私塾。先父則親自教我讀《幼學瓊林》和《孟子》，加以講解，卻不要求我都能明白；要我熟讀，卻不要求能背誦，和一般私塾和學校的教法都不盡相同。我讀來便不會有壓迫感，漸漸能感到有興趣。

然而沒有多久，五叔病危，先父冒險通過新浦，探視五叔病情。五叔雖見好轉，健康情形總是使得先父心憂不已，也就提不起精神教我。而敵僞控制漸嚴，先父不再能在雲臺山下滯留，因服務於時常遭日寇攻擊而到處流亡的省政府。我讀《孟子》的事，就此中輟。

讀高中時，受教於萊陽王師子約，先生碩學通儒，教科書中所選群經和諸子，固然是講得旁徵博引，融會貫通。就是其他選文，涉及經義的地方，也必詳加解析。考據、義理、詞章，以至經世濟民之道，都能兼顧。兩年之間，受益宏多。我本來對數學最有興趣，自受到王師的薰陶，對國學漸很愛

好。

大學讀國文系，所習課程中關於經學的，有王師偉俠講授〈孟子〉、程師旨雲講〈左傳〉、高師仲華講〈詩經〉。而從國學概論、讀書指導、校讎學等課程中，則粗知群經大義。

此後自己也稍稍讀些經書，對〈左傳〉和〈禮記〉較有興趣，〈論語〉、孟子讀得稍動。又曾以〈史記〉徵引〈尚書〉，頗有改易，實即當時今注今譯的工作，因而仿〈班馬異同〉、兩唐書合鈔〉的方式，稍加變通。就是把〈尚書〉和〈史記〉相同的文字用大字寫在中央；〈尚書〉有而〈史記〉無的，用小字寫在右側；〈史記〉有而〈尚書〉無的，用小字寫在左側。〈史記〉改易〈尚書〉的，則逐字對比。舉例如下：〈尚書·堯典〉的「克明峻德」句，《史記》改爲「能明馴德」，今合抄做「克明峻德」。這一對照方式，要比婁機和沈炳震的方式明白得多。然後再逐字逐句就司馬遷所改易的地方，分析其在今古文、訓詁、文法、經義各方面的意義。

六十一年冬，中國圖書館學會在省立台中圖書館舉行年會，魚臺屈翼鵬師等先一天住在台中，次日午間聚餐後，屈師因事需返台北，學會預購的車票，班次在二時許，所以學會把屈師的房間保留，好供午後休息。然屈師則不願增加學會的負擔，早上便把房間退了。聚餐後還有一個多小時的空檔，年會所進行的項目，屈師又沒興趣參與，因說好久沒到台中，一個人要隨意走走。與會人士知道我對參加年會的興緻也不高，就要我陪著屈師。因問屈師要看那些地方，答以並沒有什麼地方想去，祇是不想影響年會，打擾他人，就在公園僻靜處坐坐好了。屈師本健談，於是說了些對學術、教育、圖書

館等的制度、現況、人事各方面的感慨。又問筆者新近的讀書情形，答以對〈尚書〉的研讀計劃，很得屈師的讚許，並指示途徑，提供資料。可惜這一工作甚為繁瑣，我靜不下心來做，僅做點粗淺的初步整理，便停擺了。後來幸虧古國順先生對這件事有興趣，便把屈師的指示轉告他，最近已可完稿問世。想到這裡，深感愧對良師的教誨。而有人完成，則是幸事，祇是無從得到屈師的指正了。

一二、經義考和千頃堂書目

經書稍讀過，關於群經的文字則寫得很少。其中兩篇：〈跋圖書集成裡的韓詩外傳〉見〈廣文月刊〉一卷二期，五十七年十二月）、〈經義考所引千頃堂書目彙證〉見〈書目季刊〉六卷三、四期合刊，六十一年六月），則頗蒙屈師稱許。筆者自認這兩篇祇是資料的初步整理，並沒有甚麼價值。屈師則指出：研讀群經，固然貴在能疏通大義，以經世濟民；次則考訂箋釋，以闡明經義；校勘文字，整理資料，雖是瑣細，然也不可沒有人做。且校勘輯佚，前人尤其是清人，固已做得不少，然多注重利用宋以前的資料。元明以來，尤其到清代的資料，總認為時代太近，少加重視。與其在宋以前的資料中炒陳飯，不如在清代的文獻中找一些大家疏忽了的資料，而能善加利用。

說到關於〈經義考〉的那一篇，還有一段曲折，這篇稿子很長，約有五萬字，早承葉新海先生整理成初稿，我則不時加以校訂。在六十一年間，因人事滄桑，工作上極不順適，因取舊稿，重行整理，並撰序文，以免在橫逆中頹廢。完稿後原擬投交另一刊物，然訪主編未遇。便中去見屈師，問知所攜紙

袋中是稿件，並索去翻閱。又問：是否打算發表。答以：是。問：是否已允許投交那一刊物。答以：還沒有。因說：那留給〈書目季刊〉好了。我知道屈師當時主編〈書目季刊〉，且已決定在編完第六卷後，就交卸編務。以屈師交遊之廣，門徒之衆，積稿必然很多，祇患篇幅不足，在發稿之前，必難再容納長稿。且這篇稿件，除序文部分約三千字，稍能有助於瞭解〈千頃堂書目〉的傳本外，其餘彙證的本文，僅是校勘輯佚的瑣細資料，實不宜浪費〈書目季刊〉的篇幅，當將此意婉委陳明，屈師則以上段所述的意見，肯定其價值。到〈季刊〉印好後，又使我驚異的是，竟然排在第一篇。同期還有余英時、屈師、蘇景坡、程元敏、胡楚生、高希均諸先生的六篇論著，都遠比拙稿精審。屈師編刊物，除嚴於選稿外，對稿件先後次序的安排，也很費斟酌的。至於處理拙稿的方式，不敢說對我有私心。而我則在失意中得到激勵，在消沈時得到勗勉，這種感受，是很深切而至今難忘的。

三、經義考的評價

〈經義考〉凡三百卷，其中宣講、立學、家學、自序四篇三卷未成稿，今存二百九十七卷。收書約八千種，每一書前列撰人姓名、書名、卷數，其卷數有異同者，則注某書作幾卷。次列存、佚、闕、未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說，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博徵傳世之書，識其存佚，提衡衆家之論，判厥醇疵。見淺見深，咸網羅而不失；識大識小，悉櫟括以靡遺。論說有資於考鏡，見聞可藉爲參稽。較陳振孫之〈解題〉，更加繁富；比

晁公武之《書志》，尤覺精詳（見《卷首虞見曾進書表》）。上下二千年間，原原本本，使經傳原委，一一可稽，可云詳贍矣（《四庫全書總目》）。

清毛奇齡對人少加許可，然而他在本書序文中也說：「宣講、立學合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有繫者。然而非博極群書，不能有此。」其實宣講和立學，並無成稿。刊石到通說等部分，並不是本書的重心所在。且如刊石、鏤板，所搜集的資料很有限，不僅遠不如後人所能得到的晚出資料，當然為朱氏所未見；即使朱氏時已有這方面的資料，徵引也顯得不夠。試和張國淦的《歷代石經考》、王國維的《兩浙古刊本考》相比，便可見朱氏所用資料的不足。

然而就全書而論，一般來說，都足可以當得起「非博極群書，不能有此。」曾有些學生不服氣，說《經義考》祇是鈔鈔書，有什麼了不起。這話說得雖是實情，不過失於輕率。《經義考》誠然都是鈔輯「序跋、諸書論說」而成的，連有關「其人之爵里」，也是鈔自方志、碑傳、文集等。至於「彝尊有所考正者」，就是按語，附於各該條之末，條數既不多，每則按語也不長，不甚為人注意。

不過鈔書也有高下，且古人和今人鈔書的方式也有差異。鈔書要能：（一）搜集資料，當然是多多益善。而《經義考》中的資料，不僅出於經書，連史傳、筆記、文集的相關資料，也頗能充分利用。這就看出鈔輯人平日讀書的辛勤，對資料掌握的確切。（二）選擇資料，要貴在不遺不濫。所謂不遺，就是重要的、有用的、真實的資料，要能不遺漏。這不僅要靠搜集的功夫，也還得能具有從嚴選擇的能力，能從珠沙並陳的資料中，憑著編者的鑑別力，審慎的挑選出來。至於沒有用的一些冗散資料，要能捨得

捨棄，不可貪多。次要的則能博觀而約取，或仿〈四庫總目〉的例子，酌予存目。那些欠真實的資料，要能慎加鑑別。(三)考訂資料，要能真實可信。我國歷史悠久，所累積的資料何止汗牛充棟，其中信疑參半。〈漢志〉所載，便有不少僞托之作。近人張心激的〈僞書通考〉，收書三千多種，近年鄭良樹又有續編，復加增益。然釋、道兩家的僞書，仍多未入錄。群經的真僞互見，由來已久。而後人箋釋論說，也頗有真僞問題，有待辨別。(四)排列順序，需能考鏡源流。〈經義考〉在這一方，採取單一的方式，就是同一書下，全依資料的時間先後排列，優點是時間的先後，展卷瞭然。缺點則是同一問題的資料，往往分散而不能集中，其中夾雜若干其他資料，查閱時頗不易弄清眉目。較理想的順序，譬如先考撰人的仕履、生平、師承、學術思想。再考書名、卷數、傳本等。最後則是撰寫經過、內容、批評、比較、考訂等。〈經義考〉旨在提供比較原始的資料，加以剪輯排比。如想對各書做解題或提要式的認識，則需據以另行撰寫。

鈔書如能把握上述四項原則，已很不易。而前人求書困難，不像今天有一些對一般人沒有什麼條件都可利用的圖書館，所藏資料既很豐富，復有些專人編目分類，妥善管理，此其一。前人沒有複印設備，所選輯的資料，每一個字都靠鈔寫、還得校對。這些工作，都是極其繁雜、瑣碎，卻得細心從事的，此其二。從前讀書人不多，即使「小吏鈔胥」，人手也很有限。不像如今教育普及，祇要有錢，便能請到足夠的助手，此其三。前人編寫，純粹爲了理想和興緻，不但無利可圖，反得大量和長期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方能編成像〈經義考〉這種大部頭的書。不似如今可以有基金會等補助，編成甚

至編輯中便能有出版商投資，或是自行印售，逐漸收回成本的全部或一部分，此其四。可見前人鈔書也比今人困難得多。

所以說〈經義考〉的編撰，「非博極群書，不能有此」，是確實如此的，不像今人編書，找幾部書，或是加以複印，請幾個助手，剪貼一番，也不知選擇考訂，自然能在較短的時間內，便編成龐然「巨著」，實際祇是一堆雜亂無章，沒有用的廢書，還不如沒有，省得浪費紙墨。

四、經義考的缺失

自然〈經義考〉也有其缺點，民國五十七年，我爲廣文書局選編〈書目續編〉，收入翁方綱的〈經義考補正〉、〈通志堂經解目錄〉，所撰序文，列舉其缺失，今轉錄於後：

序跋諸篇，於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一也。〈隋志〉於專說一篇者，如〈周易繫辭注〉，皆與說全經者通敘前後，後世宗之。〈經義考〉則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錯，二也。（琯按：〈經義考〉以此類太多，因更其例，正便於查閱。）所注佚、闕、未見，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三也。（以上〈四庫提要〉。按四庫未錄而其書尚存者，又復不少。）爾雅類下，宜列訓詁、六書諸目，（〈經義考補正序〉）四也。所著錄諸書，有不詳其所自來者，使人覽之茫然，於例亦不純一，五也。今存之書，往往但載史志及前人目錄所載卷數，又書名或與今傳本不同，卷數與今傳本或異，或尚存之書失記卷數，或不分卷之書多至數百葉而誤作一卷，或

誤以篇爲卷，或撰人名字仕履有誤，（羅振玉《經義考目錄序》）六也。朱氏引書，皆現存者，惟阮孝緒《七錄》已佚，而僅見《隋書經籍志》注文，稱「梁有某某書卷若干」者。而朱氏皆直書《七錄》，一似《七錄》至今存者，似有未合。然據法應著「《隋志》著《七錄》云云」，方合於例，而其亦繁累無取。且此事本亦人所共知，朱氏不爲欺人，（《章學誠史籍考釋例》。按朱氏引書，如《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等，亦已亡佚，而彼時又無輯本，當係引自《文獻通考·經籍考》，俱不加說明。雖云不爲欺人，究亦不足爲法，）七也。序跋固多附載本書，亦不乏錄自文集或他書者，而俱云某某曰，不明其出處，八也。所著錄之序跋，或刪其歲月。（《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三十二《跋竹垞文稿》。琯按：《經義考》所引序跋之年月，刪落殆盡。蓋朱氏於序跋實多未能錄自原書，而頗自他處轉鈔，年月不可悉考，如文集所載序跋，即每無年月，因並可知者亦刪之。蓋其例使然，非全如翁氏所言「小吏鈔胥之脫漏」。）九也。元明以下，或僅據書目甄錄，並序跋亦未多載，十也。（《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

《經義考》既未盡善，後人遂頗思補正。清謝啟昆之《小學考》等，自成一書，卷帙亦富，固無論矣。章學誠撰《史考釋例》，用謝氏語，故有「予既爲朱氏補《經義考》」云云。《四庫提要》等書目，於引用《經義考》時，亦每指陳其闕失，亦姑不計。其撰爲專書，僅文獻可徵者，計有：沈廷芳（見《杭州府志》、《隱拙齋詩文集》、《東湖叢記》），馮浩、朱休承（見《國朝未刊遺書志略》），錢東垣（見《嘉興縣志》、《鄭堂讀書志》、《書目答問》），林國廣、陸茂增、胡爾榮（俱見《杭州府志》），翁方綱、羅振玉諸